

第一章 愁人的親事

清晨，甜水村。

天剛剛亮，村子裡的大多數人家都還沒醒，杜家卻早早的開了門。

宋芮娘拿著掃把走出來，第一時間是先去檢查柴火垛裡的柴火，昨晚下了一場雨，幸好沒淋濕太多的柴，否則濕柴不好燃，早飯就得遲了。

芮娘抱了幾根細柴火到了廚房，用火摺子點燃，一直看著柴火慢慢燒起來後才站起身，又往灶上的鐵鍋裡倒了一桶水，這幾日天越來越冷，一大早就得把全家的熱水備好。

燒完了水就得忙活著煮稀飯，甜水村的早飯習慣了稀飯和饅頭，她手腳快，不到一個時辰早飯全都端上了桌，院子裡也收拾得乾乾淨淨。

直到這時，芮娘的舅舅杜功章和舅母田氏才從床上起來穿衣。

田氏隔著窗戶往院子裡看了一眼，見芮娘已經收拾妥當準備開始洗衣服時，她一邊梳頭一邊走了出去。「芮娘啊。」

芮娘立馬回頭，「舅母。」

「不是說不用妳幹這些活兒的嘛，怎麼起這麼早呀。」

芮娘早就習慣性的笑笑，「睡不著，院子裡風大，就出來看看。」

田氏笑咪咪的，嘴上說著客套話，卻是絲毫不客套的坐在了飯桌前。自從這個外甥女到了杜家，她就再沒進廚房一步，原本因為幹活有些粗糙的手竟然養得有些細嫩了。

田氏十分滿意，芮娘端著稀飯上桌時她多留神了兩眼芮娘的手。

怎麼同樣是幹活，人家的手就還是白白嫩嫩，一絲紋路都沒有呢？田氏心裡撇了撇嘴，還是年輕好啊。

舅舅杜功章也坐了下來。

「舅舅。」芮娘喊人。

杜功章點了點頭，朝自己外甥女笑了笑，「芮娘辛苦了，快坐下吃。」

芮娘應了一聲，最後才坐了下來。

早飯是簡單的稀飯饅頭和醬菜，田氏很喜歡吃芮娘醃的這個醬菜，她自己也試過，卻一直做不出這個味道。

「我一會兒要進趟城，家裡缺什麼嗎？」杜功章問。

田氏正在喝粥，立馬放下。「缺！一會兒我給你個單子，按照單子買。」

芮娘默默的沒說話。

杜功章看了她一眼，「芮娘呢，有什麼想要的？」

芮娘笑著搖頭，「我什麼也不缺，多謝舅舅。」

杜功章點了點頭，沒有說話。

舅舅杜功章是甜水村唯一一個教書先生，甜水村和京都挨得近，進城坐牛車也就一個多時辰，村裡總有些要讀書的小娃娃，來回去城裡麻煩又不放心，杜功章作為村裡唯一的秀才，這教書的活計自然就落在了他頭上。

舅母田氏出身商戶，只是娘家後來落魄了又一心想嫁一個讀書人，才嫁給了杜功

章。

早飯後，夫婦倆進屋去了，芮娘繼續在院子裡洗著衣裳。

「要買這麼多東西？」杜功章接過田氏的單子，皺眉道。

田氏瞪了他一眼，「不然呢？現在家裡三張嘴，米麵糧油哪一個不得添置？你可別忘了，馬上就入冬了，這肉還沒著落呢！」

杜功章皺著眉把單子塞到了懷裡，「我知道了，肉的事不用擔心，等進了冬月，村長會發的。」

「你當教書先生分的那點肉還不夠打牙祭的！今年還有芮娘在，你還是想法子去京都的屠戶那裡定一點，不然，過年都沒有肉吃的！」

杜功章盤算了一下，「今年年初鬧了豬瘟，肉價怕是很貴，我先去問問價格。」

田氏嗯了一聲，繼續回到鏡子前梳頭。

杜功章看她一眼，「妳也少給自己買點首飾衣裳，妳一根簪子都夠換十幾斤的肉了，還有，妳那衣裳，要是有多餘的布料就給芮娘一些，她來咱們家大半年了，一件新衣裳都沒有。」

田氏沒說話，自顧自的梳著頭，等杜功章走後，她才有些心煩意亂的將梳子放下，歎了口氣。

杜功章要進城，午飯只有芮娘和田氏兩個人，芮娘照舊炒了一盤白菜打了一個湯，一人兩個饅頭，又從醬菜罈子裡舀了一小碗蘿蔔醬菜，這才招呼田氏出來吃飯。田氏從房內走到桌前，看了看桌上的菜，冬日裡大白菜是頓頓常客，乾粉絲容易保存，泡發後扔兩個新鮮菌子進去，就是一鍋粉絲菌菇湯，喝了暖身暖胃，她對這頓午飯還是很滿意的。

自從芮娘到了杜家，她的確豐腴了不少。

就拿這道簡單的炒白菜來說，田氏自己做出來的就是簡簡單單普普通通，但經了芮娘的手總覺得有一股肉香味，田氏之前還懷疑過，但問了之後才知道，芮娘只是用豬油或者油渣炒的菜，所以才比一般的白菜香。

田氏原本也想說兩句浪費，但又實在是覺得好吃，便把話嚥了回去，只是讓芮娘做飯成了習慣，一做就是大半年。

「芮娘，我出門了。」吃完飯，田氏穿戴整齊，帶著自己的小筐子出門了。

雖然杜功章今天進了城，但她也約了人要去隔壁鎮子的集市逛一逛，家裡有芮娘，家務活也是不用操心的。

「舅母，您慢些。」芮娘送她到了院子門口。

田氏回頭看了眼這個外甥女，穿的是她之前的粗麻衣，挽著一個比婦人還老氣的髮髻，這丫頭好像比半年前長開了點？田氏心裡尋思著，是該給她扯匹布了。出了自家院子沒多久就到了村口，甜水村隔壁有一個月牙鎮，田氏早就和王氏約好今日去趕集。

王氏家就住在村口，兩人打了照面後便提著籃子一同出發。

王氏看一眼田氏，忍不住道：「我瞧妳這幾日皮膚好似細嫩了一些，抹什麼好東

西了？」

田氏得意笑了笑，「我能抹什麼，家裡幾個銅板都沒有，還惦記著那天看的胭脂和花露呢。」

「那妳怎麼皮膚越來越好，這身子好像也養了些？」

「就是沒幹活吧。」田氏倒也沒遮掩。

王氏心裡有些發酸了，「到底還是妳好命，芮娘到妳家大半年了吧？」

田氏點頭，「四月初來的。」

「喲，那確實大半年了，我瞧自從她來了之後妳日子滋潤了不少。」

田氏笑了笑，「我不讓她幹，她搶著幹活做飯。」

「嘖，真是羨慕，不過芮娘今年也十六了吧，妳打算就這麼一直下去？」

王氏這話說到了田氏的心坎上，她悠悠的歎了口氣，「她的情況別人不知道，嫂子妳是清楚的，我和她舅舅都想給她說親，可妳說，這哪有合適的人選？」

王氏壓低聲音，「我只知道妳四月的時候和她舅舅親自去把人接了回來，其餘一概不知道啊。」

田氏看了看四周，小聲道：「她之前被她那個狠心爹賣到山裡去了，嫁給了一個老鰥夫。」

「啊……那芮娘豈不是……」

「不過那鰥夫沒什麼好命，芮娘剛去第二天人就死了，屋裡有些糧食和肉，芮娘一個人在山裡過了一陣，十五歲的女娃娃，有時候我想起來也覺得心疼得很。」

王氏道：「可不是呢……難怪，芮娘在妳家住了大半年，我看妳倒是沒什麼抱怨。」

「有什麼可抱怨的，她能吃多少？不過啊，嫂子妳說的對，長久下去也是不行的，屋裡就她舅舅一個賺錢的，我這肚子明年再怎麼樣也得要一個了，我尋思著嫁出去也好。嫂子，妳有什麼好入選嗎？」

王氏也給人說過一兩門親事，對這鄉里鄉親的年輕人倒是都熟悉，她也不藏著掖著，「我說實話，就芮娘這情況，想找一個清清白白的人家是不太可能了，唯獨看看有沒有哪家的填房或者妾室能收的，妳覺得呢？」

田氏沉默了。妾室是不靠譜的，杜功章也不能同意。「看看填房吧。」

王氏道：「填房也怕是找不到好的，唉，我倒是可以幫忙去看著，不過有一點，芮娘她……還是黃花閨女嗎？」

田氏被這個問題問住了。

王氏急道：「妳不是說她嫁過去的時候那男人第二天死了嗎，那到底是圓房了還是沒圓房啊，這很關鍵的，直接決定了她未來能去什麼樣的人家。」

田氏皺眉，「我明白這個道理，但、但這個問題，我也不好問啊。」

王氏翻了個白眼，「從前不好問，現在還不好問嗎，妳要給她張羅婚事了，當舅母的問問又咋了？」

田氏點頭，「是這個道理，那我今天回去就問問。」

「這就對了。」

月牙鎮和京都距離也不遠，但是比甜水村要稍稍繁華一些，京都不少住在城郊的生意人都和月牙鎮有生意往來。

田氏和王氏到的時候，集市上已經人山人海。

「我的親娘，擠死了！讓讓！這是在幹啥？」

兩人來月牙鎮趕集也好些回了，倒是頭一次見到這樣的場面。

王氏拉住一個人，問：「前面幹啥呢？」

路人道：「魯家鐵鋪開業，免費給鄉親們打鍋呢！先到先得！」

「免費的？是京都那個魯家？」

「可不是，月牙鎮是分鋪，厲害著哩！」

田氏喜道：「真免費的，那咱們也去看看？正好我們家的鍋也鏽了，不要白不要。」

王氏點頭，「我看行！」

兩人費了老些力氣擠開人群走到了最前面，鐵鋪前是一個男人，大冬天的只穿了一件褂子，結實又壯碩的胳膊正有力的掄著一下又一下的鐵錘，肌肉賣張，汗珠滾滾。

田氏沒見過這麼五大三粗的男人，竟有些害怕的朝後退了一步。

王氏笑道：「這是魯家老二，魯越。魯越啊，我們要兩個鐵鍋。」

名叫魯越的男人這時候才抬起頭來，濃眉黑眸，凜冽的眼神沒有什麼別的表情，看了一眼面前人又將頭低了下去。

「好。」男人不苟言笑，手腳倒是麻利。

一直到王氏和田氏離開，田氏也沒敢再多看那人一眼。

王氏見她真的害怕，笑道：「妳膽子咋這麼小，沒見過這麼猛的男人？」

田氏道：「我家功章是多文雅的人，我的確害怕他這樣的。」

王氏一邊介紹著魯家一邊笑話她被文人哄得團團轉，忽然眼睛一亮，「對了！魯越他老娘不是正在給兒子說親嗎，妳家芮娘不是正好！」

田氏愣住了，魯越？

那個男人？

她回憶起了剛才那男人的胳膊，怕是比芮娘的小腿都粗，連忙搖頭，「不行吧，這咋能行呢……」

「這有啥不行的？」王氏忙道。

「魯家是個清白人家，而且魯越能幹能賺錢。他們家那個魯老太太雖說是精明了些，但是魯家有錢，魯越在家排行老二，上頭那個大哥是開布莊的，三弟是讀書人，魯越身子骨最結實，繼承父業，多好的營生啊！芮娘嫁過去不會吃虧的！」

王氏一股腦的就將魯家的情況竹筒倒豆子一樣的說了出來，將田氏嚇了一大跳。

「妳咋對他們家的事瞭解得這麼清楚？」

王氏尷尬的笑了笑，「這不是我以前也是說親的嘛，自然對咱們周圍的人家都瞭解的。」

田氏狐疑，「妳替魯家說過親？」

王氏支支吾吾的，一開始還想瞞，後來見田氏問得緊，索性也不瞞了，「是，那魯越第二房媳婦就是我說的，可惜他那個媳婦命不好，嫁過去沒幾日就死了，這不，魯老太太才急著說第三房。」

「第三房？」田氏驚訝極了，她以為魯家是急著給魯越說第二房，沒想到竟是第三房了。

王氏知道這事瞞著也不合適，乾脆就將所有的事告訴了田氏。「魯越是死了兩房媳婦，不過芮娘的情況的確特殊……我敢拍著胸脯說，這十里八村的沒有比魯家更適合你們家芮娘的了！這個事兒啊妳考慮一下，可以的話我願意去跑一趟。」田氏猶豫了。魯家有錢這事兒她自然是知道的，但是她也知道那個魯老太太是十里八村最出名的吝嗇鬼，那魯家現在又沒分家，芮娘真嫁過去了，到底是享福還是受罪還得另說。

王氏勸她，「妳是舅母，又不是她娘，肯為她張羅就不錯了。以後攀上了魯家，妳和杜功章的日子還會差嗎？」

田氏徹底不說話了。她也不是什麼聖人，若芮娘真嫁得好，她的確跟著沾光。「我回去和芮娘商量一下。」

王氏見她鬆了口，連忙笑道：「好好商量，我也去打探一下魯家的口風。」

兩人原地散夥，田氏回家的腳程都快了幾分。

芮娘完全不知道這些，田氏走後，她一如既往的在屋內打掃、整理，準備晚飯。屋裡的肉幾乎沒有了，下午應該還是以饅頭和菜為主，芮娘坐在灶臺前生火，動作很是麻利。

冬天的菜翻來覆去就是大白菜和醃蘿蔔，家家戶戶都這麼吃，但芮娘會十幾種醃菜的法子，總是能將平平無奇的蘿蔔給醃出不同的味道來，這也是田氏一直沒有抱怨芮娘白吃白喝的一個理由。

吃人嘴軟，她是真的喜歡芮娘做的飯菜。

田氏回來的時候，院子裡的柴火已經擺放得整整齊齊，雞鴨全都餵完，衣裳也都在院子裡整整齊齊的晾曬著，田氏滿意的巡邏了一圈，這才來到廚房。

快開飯了，杜功章還沒回來。

「舅母。」芮娘見到她先是喊人。

田氏笑咪咪的，「芮娘別忙了，過來看看我給妳扯的布。」

芮娘一愣，誒了一聲，從廚房走了出來，淨了手，進了屋。

她顯然沒想到田氏會給她扯布料，桌上放著一匹嶄新的藍色布料，田氏笑著拿起。

「妳來了這麼久，一直也沒給妳扯布做過新衣裳，這塊兒布是舅母補給妳的，主要也是前段日子妳舅舅手頭緊張，別怪舅母啊。」

芮娘受寵若驚，「舅母，您這是說的哪裡話。」

田氏笑道：「實話呀，妳看看妳，今年不過也就是十六，成日打扮得和個老婦人一樣，說出去還當我苛待妳了呢。去打扮打扮，做身新衣裳，衣裳會縫吧？還有，

這簪子給妳，把頭髮也梳一梳。」

田氏一邊說一邊遞給她一支銀簪子。

芮娘長這麼大還沒有過這樣體面的首飾，當即嚇了一大跳，「舅母和舅舅的大恩大德芮娘已經償還不起了，這些東西是萬萬不敢要的，舅母快收回去。」

「妳這孩子！妳舅母的簪子沒有十根也有八根，還差這一根不成？拿著！」

芮娘卻是個倔脾氣，幾番推辭，最後收下了布，那簪子還是說什麼都不肯要。

田氏強不過她，正巧杜功章這時候回來了，只好作罷。

「相公回來了？」杜功章一進門，田氏就敏銳的發現自己丈夫似乎臉色有些不大對，她轉頭先對芮娘說：「芮娘，準備開飯吧。」

芮娘應了一聲，走出了房。

「怎麼了？這麼無精打采。」芮娘走後，田氏走到杜功章身邊問道。

杜功章歎了口氣，「今天去買東西的時候遇到城裡私塾的老熟人了，說是京都城郊預備開一個官家私塾，到時候這京都周邊村裡的孩子都可以去那邊讀書。」

田氏嚇了一跳，「官家私塾？既然是官家開的怎麼又叫私塾？」

杜功章重重的哎了一聲，「民間的叫法罷了，說是官家開的，誰不知道是那些個商賈和官府的手段，怕是又想賺一波朝廷的紅利罷了，名字還沒定，怕是快了。」

「那、那咱們村的也去？」

「那官家私塾打著好聽的名頭，學費減半不說還有馬車接送，妳說如果妳有孩子了，是選擇讓他進京都讀書還是在咱們甜水村？」

田氏毫不猶豫，「那肯定は京都呀！」

「那不就結了，妳都明白的道理，大家都明白。」

田氏終於意識到了這件事的利害，她瞪大眼，「那你的意思是說，村裡的學堂要開不下去了？那、那你怎麼辦？」

杜功章皺眉，「那官府既然大費周折辦學堂，教書的人哪裡會輪得到我們，怕是早早就定下了人選，只等著進去呢。」

田氏臉色大變，「這可如何是好……」

杜功章為這事愁了一路，現在心情已經不像一開始那麼沉重，見妻子臉色不佳，他又轉而去勸田氏，「別怕，船到橋頭自然直，這只是風聲，那建一個學堂還不得大半年的功夫，沒那麼快。」

「但消息肯定是準確的……咱們要早做打算啊。」

杜功章點頭，「放心吧，我心裡有數。」他說著就從懷裡掏出單子遞給了田氏。「今天遇到這事，東西沒買太多，肉下次再去買吧，屠戶那邊也是人山人海。」

田氏急了，「還吃什麼肉啊！這光景，把錢攢著吧，保不齊哪天就只出不進了。」

杜功章皺眉，「不至於吧，馬上過年了，不買肉嗎？」

田氏咬牙，「不買！今天我上街也花了二十多文，正心疼呢。」

「妳買什麼花了二十多文？」

「給芮娘扯了匹布。」說到這，田氏正好就想和丈夫商量王氏說的那事，可惜剛開口芮娘的聲音就傳了進來。

「舅舅舅母，吃飯了。」

田氏應了一聲，扯了扯杜功章的袖子，「正好，一會兒吃完飯你就和我進屋，給你說個事。」

晚飯還是饅頭、鹹菜和粥，家裡的確一點兒肉都沒了，即便是芮娘也沒有法子變出更好吃的菜色，但田氏今日一句話都沒有說，一家三口無聲的吃完了飯，她用眼神催促著丈夫。

杜功章放下了筷子，跟著田氏進了屋。「妳要和我說什麼？」

進了屋，田氏拴上了門。「我是想和你說芮娘的事。」

杜功章問：「芮娘怎麼了？」

「我今天和王氏到月牙鎮趕集了，王氏說……」

「不行！」杜功章皺起眉頭，似乎有些震驚妻子的這個提議，「第三房？那魯家是什麼人要娶第三房？這事絕對不行！」

「哎呀你別急！」田氏一把拉住了杜功章的袖子，「你聽我說，芮娘的情況你又不是不知道，咱們家現在這光景，還能養她幾年，她今年十六，不在最好的年歲嫁出去，你讓她往後嫁給人家當妾嗎？」

提到妾室，杜功章臉色更難看了。他是個讀書人，自然無法接受自己外甥女去給人家當妾。

田氏知道他的心思，繼續慢慢道：「要怪就得怪芮娘那個狠心的爹！將芮娘賣到那樣的窮鄉僻壤去，要不是芮娘命中有福，還不知道現在過的是什麼生活……我自然是不介意她繼續住在咱們家的，但是姑娘家能一輩子不嫁人？你這個當舅舅的也狠得下心？」

道理是這個道理，杜功章明顯猶豫了。「那也不該是魯家，那個魯家老二我是聽說的，為人凶悍，關於他們家的傳言京都都說得有鼻子有眼的，這不行。」

「王嫂子和我都說了，說人家第一房媳婦是和人跑了，第二房是病死的，人是好人家。」

「這妳也信！」杜功章搖頭。

田氏有些不耐煩了，「那你说你能給芮娘相看什麼好人家！」

杜功章在外頭的時候田氏還會給他面子，可真正關起門來實則是個標準的耙耳朵，田氏一嗓子他便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

見自己的相公這樣，田氏滿意了，「我能害你們老杜家的人嗎？你且等著吧，這事兒你說了不算，我去問問芮娘去。」

杜功章想攔沒攔住，田氏已經出了房門，很快就到了芮娘的房間裡。

第二章 驚尬的相看

芮娘剛剛洗漱完，只穿了一件中衣。

烏黑的長髮垂順下來，白皙的面龐上還有未擦乾的水珠，田氏進來時她側著身子坐在床榻邊，一手絞著髮露出修長的脖頸，圓圓的杏眼波光粼粼，兩頰因為熱氣粉嘟嘟的。

女大十八變，誰能想到去年十五歲時那個乾癟瘦黃的丫頭現在已經出落成了凹凸

有致的少女。

饒是田氏都看愣了一瞬。

「舅母？」看見田氏，芮娘有點兒吃驚。

田氏笑咪咪的上前，極其自然的坐在她床邊，接過芮娘手中的帕子，「舅母替妳綾頭髮。」

芮娘是挺驚訝，但也鬆開了手。

「瞧瞧，我們家芮娘這頭髮真好，又黑又密，我娘以前說啊，這樣的頭髮就是命中帶福的人！」

芮娘笑笑，「舅母說笑了，我哪有什麼福氣，舅母頭髮也很好的，您才有福氣。」

田氏於是就發現，這大半年的她沒在意芮娘在家裡住還有一個原因就是這孩子嘴甜。

於是她臉上的笑咧得更開，說的話也誠心了幾分，「舅母都多大了，這輩子也就這樣了，跟了妳舅舅，以後再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一輩子就看到頭了。倒是芮娘妳……有沒有給自己打算過呀？」

芮娘愣了愣。

田氏見她這樣，就知道她聽懂自己的意思，也不繞彎了，將帕子往旁邊一扔。「芮娘啊，妳今年也十六了，舅母不跟妳繞彎子，妳之前那個狠心爹將妳賣到山裡的事這村裡沒幾個人知道，舅母就問妳，妳想沒想過再嫁人？」

芮娘漸漸低下了頭，「我……怕是不好嫁的吧。」

田氏跺了跺腳，「這是什麼話！咱們這麼一個如花似玉的大姑娘，怎麼就不好嫁了？只要妳點頭，舅母明天就給妳相看去！」

芮娘雙手揪著下襠，扯了許久，一直沉默不言。

田氏急了，她忽然想起王氏今天白天囑咐她的話，咳嗽了一聲，朝芮娘湊了湊。

「不過在那之前舅母有個問題要問妳。」

芮娘慢慢抬頭，眼眸裡清澈澄淨。

「就是妳……去年進山之後，有沒有……」

田氏湊到芮娘身邊低語幾句，芮娘的一雙眼漸漸瞪大……

次日一大早，魯家的大門就開了。

魯家在京都城郊，進城不過也就一炷香功夫的腳程，用魯太太的話說就是，她種了一輩子的地，就算家裡再有錢，那也要生活在田地裡！在京都城裡那人擠人的地方，她住不慣！

於是魯家將家安在城郊，裡外院落通透，院子後面還有一塊大菜地，院子裡養著零散的雞崽和鴨子，一隻悠悠哉哉的大黃狗正趴在地上搖尾巴。

王氏從魯家走出來的時候是魯大郎的媳婦兒韋氏送出來的，魯大郎現在是京都一家布莊的掌櫃，他媳婦兒韋氏也是商戶出生，眼裡都透著精明，但為人處世卻甚是圓滑，送王氏出來的時候笑得比花兒都燦爛，等人走了那笑意卻淡了，轉身進

了屋。

魯老太太沒出面，正在正院的堂屋裡喝稀飯，右邊臉腫得和個饅頭似的。

韋氏進來的時候喊了聲「娘」，魯老太太應了一聲，「人走了？」

「走了。」韋氏走到魯老太太身邊，「娘，您牙疼也要看大夫呀，都腫了好幾天了，我這瞧著也替您難受不是。」

魯老太太哼了一聲，「妳替我難受？妳是嫌我沒法下地，家裡的活把妳累著了吧！」

韋氏被她噎了噎，撇了撇嘴，「哪能兒啊，娘這說的什麼話。」

魯老太太懶得和她辯扯，直接問：「王氏剛才說啥了？」

提到這事兒，韋氏來了精神，向前兩步往魯老太太面前一坐，「我剛真是氣壞了，您知道她給二郎說的什麼人家？杜功章的外甥女！那杜功章您知道吧，就是甜水村那個教書先生，家裡窮就算了，這鄉親們誰不知道他那個外甥女是死了爹娘來舅舅家住的，一個孤女罷了！」

魯老太太皺起了眉。

孤女……那不就是沒爹沒娘沒嫁妝嗎？那杜功章是個教書先生，自己還沒一兒半女呢，怕是也不會給外甥女添置什麼。

「娘您說說，那個王氏去年給二郎說的那房就不行，想起來我都覺得晦氣！就不該讓她進咱家門！」

韋氏嘟嘟囔囔的抱怨把魯老太太說煩了。「行了！」

韋氏被婆婆一喊，也不敢吱聲了。

「二郎的情況特殊……孤女就孤女吧，關鍵是，我提的要求，妳轉達了嗎？」

韋氏道：「說了，咱們魯家也不是誰想進就能進的，都轉達了。」

「那就行，那先安排人見見吧，對了，二郎呢？」

韋氏道：「二郎一大早就出去了。」

「月牙鎮開了鋪子，我的二郎太辛苦了，我一定要給他說一房好媳婦兒！」

韋氏笑了笑，「可不是，我這個長嫂也操心著呢。」

魯老太太一聽這話，臉色垮了下去，「二郎的事不用妳操心，妳多操心操心自己的肚子吧！嫁過來兩年了還沒個音信，急死老娘我了！」

韋氏：「……」

昨天杜功章從城裡採買了糧食蔬菜，芮娘今天在廚房終於不是只有蘿蔔和白菜了。雞蛋打散，和進麵粉裡，攬打成細膩的麵糊，鍋裡塗一絲油，一勺麵糊舀下去輕輕一轉，一個厚度一致形狀渾圓的雞蛋餅便成了型。

芮娘對火候把控極好，該翻面的時候手腕一抖，麵餅兩面都被煎得金黃鬆軟，老遠都能聞到一股蛋香味。

王氏就是循著味兒來了。「哎呀我的天爺！這芮娘的手藝真好，我隔著老遠都聞見了！先前妳舅母誇我還不信呢！」

芮娘一聽院中有人，忙擦了擦手從廚房探頭，王氏她是認識的，喊了聲，「嬸兒。」

「誒。」

田氏也從房內出來，「來了。」

「你們家中午吃雞蛋餅呢？真香。」

田氏笑道：「還沒吃飯吧，一起吧，坐。」

王氏早上替她跑了一趟，也不客氣。

杜功章隨後也走了出來，見到王氏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了。

「杜先生，出去啊？」

村裡尊教書先生就叫先生，杜功章點了點頭，去了廚房。

娘兒們說的這些事他不想聽，芮娘給他包了幾張餅、一瓶菜，杜功章就出門去了。

中午是雞蛋餅、稀飯配醬菜，田氏最喜歡芮娘做的醬菜，讓王氏也嘗嘗，王氏自然讚不絕口，就差沒誇出花了。

芮娘笑笑進了廚房。

田氏立馬低聲問：「去了嗎？」

王氏喝了口稀飯，「去了去了！」

「怎麼說？」

王氏笑咪咪的，「妳先回答我，我昨天讓妳問的那個事兒，妳問了嗎？」

田氏一愣，意識到了是哪個問題，雖有些無語，還是點了點頭。

王氏一樂，拍了拍大腿，「那這事兒就能成！」

「這麼確定？」

「我對她家那個老太太還是瞭解的，對兒媳婦的要求就三個：一，清白人家；二，勤快能幹活；三，好生養。妳說，你們芮娘哪個不滿足？」

田氏皺起眉，「這什麼條件……一個黃花大閨女，怎麼看出來好不好生養？」

芮娘此刻剛好從廚房出來加了幾張餅，王氏咳嗽一聲，示意田氏去看。

田氏順著她的眼神看過去，芮娘繫著圍裙，原本寬闊的衣裳被勒出了腰肢，這不細看還發現不了，小丫頭看著瘦，這該有肉的地方絕不含糊，田氏看得臉一紅。

王氏不住的眨眼睛，「懂了吧。」

田氏低頭咳嗽了一聲。

「這魯家的條件還真是……那老太太急著抱孫子呢？」

「可不是嘛！就魯家大郎的媳婦兒韋氏，今早我就見得她，那一雙眼精明得和狐狸似的，有什麼用啊，兩年了，硬是一兒半女都沒有，可把老太太給急死了！」田氏懂了。

「我和魯家說好了，妳明日一早帶著芮娘去趟月牙鎮，就上次打鐵鍋的地方，叫兩人見見，順便把鍋取回來。」

田氏皺眉，「怎麼不找個正經地方相看？」

「哎喲姑奶奶，妳都不知道魯越有多忙，一年到頭就看不見他幾回，明天妳就別說是相看了，就當去鐵鋪逛逛，兩個孩子也自然些不是？」

田氏想了想，是這麼個理，便應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田氏讓芮娘換上了新衣裳。

這衣裳就是用那天那匹藍色的布做的，芮娘手巧，一件衣裳也就是兩天的功夫，針腳細密又扎實，樣式雖然中規中矩，但到底是二八佳人，稍稍一打扮，換了個髮髻，就讓田氏和杜功章眼前一亮。

「瞧瞧！我說什麼來著，咱們家芮娘就是要打扮，這多好看啊！」田氏讚不絕口，上前親熱的拉住了芮娘的手。

「瞧這身段兒和臉蛋，舅母真是沒白疼妳！」

其實芮娘來杜家大半年，見油水的日子少得可憐，即便長開了也不是田氏的功勞，但芮娘還是笑了笑，「謝謝舅母。」

杜功章看著自己這個如花似玉的外甥女，心中也明白，真是長大了，留不住了。早膳後，田氏帶著人出了門。

甜水村離月牙鎮不遠，一路從田地裡走過，所有人的眼神總會被那一抹清新的藍吸引。

「這是杜家那個外甥女？」

「叫宋什麼來著？」

芮娘不習慣被人打量的眼神，田氏卻讓她挺胸抬頭。

「怕什麼，妳生得美就是妳的資本，一會兒見到魯越也不准低頭含胸，知道嗎？一直怯怯懦懦的，將來去了婆家還以為妳好欺負。」

芮娘抿了抿唇，「記住了。」

月牙鎮依舊很熱鬧，王氏先到一步，見到芮娘後眼裡也露出驚豔之色，「芮娘可真好看！」

芮娘笑了笑，喊了聲「嬸兒」。

在京都，兩家要是正式相看，就說明這事要定了下來，所以一般人家讓男女頭次見面都只是創造一個「機緣」。

今天這機緣就是芮娘去幫田氏取鐵鍋。

田氏看了看四周，悄悄用胳膊肘戳王氏，「魯家的人呢？」

王氏道：「老太太這兩天病著，門都出不了，這事兒就是讓她家大郎媳婦兒操持著，一會兒芮娘和魯越見了面，韋氏也要和妳見見面的。」

田氏雖心中有些不滿，但也暫時壓下去。

魯氏鐵鋪門口的人水泄不通，透過人群依稀可以見到魯越的影子，田氏給自家外甥女使了個眼色，芮娘臉一紅，慢吞吞的上前。

隊伍移動得很慢，等到芮娘的時候已經過去了一炷香的功夫，魯越今天也只穿了一件褂子，站在前面，滿頭大汗。

「要什麼？」男人粗嘎的嗓音響起，芮娘更是緊張。

「我、我來取杜家的鍋……」她從剛才見到這個男人的時候手心就開始冒汗，頭也不敢抬起半分。

魯越抬眸，就看到一個小小的身影站在面前，垂著頭，身上一件藍色的小夾襖，與周圍一切黑漆漆的鐵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，他一愣，腦海中依稀記得早上出門時家中老娘和長嫂似乎說了些什麼，但他忙著出門，狼吞虎嚥的吃完早飯，那話就左耳進、右耳出了。

「魯越！發什麼呆！」後頭有人不滿的喊了聲，魯越立馬回過神來，眼中閃過一絲懊惱，接著就轉身照著名字拿了個鐵鍋，遞到了芮娘的面前。

芮娘愣住了，這鍋比她想像得大得多，才打出來的新鍋又黑又沉，是杜家廚房裡芮娘一般很難掂起來的最大的鐵鍋。

男人的黑眸看著她，見她的小手根本沒辦法把鍋沿抓住，唇角抿了抿，「拿不動？」芮娘覺得有些丟人，男人的語氣裡分明夾雜著兩分不耐，她和舅母都忘記了今天這事兒的本質是取鍋。

這時她身後的男人笑了一聲，「這是哪家的小娘子？拿不動還一個人來，要不要哥哥幫你？」

芮娘臉頰瞬間通紅，她還從沒有遇到這樣的事情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。

好在魯越聽見這話後冷冰冰的看了眼那男人，或許是魯越的眼神著實嚇人，那男人立馬就閉了嘴。

魯越將鍋放下，「你先靠邊站。」

芮娘連忙點頭，從隊伍中走了出去。

田氏和王氏終於察覺到了不對勁，田氏猛地拍了拍大腿，「哎呀！我忘了，我要的是最大的鍋，芮娘一個人，怕是拿不動的！」

王氏也一愣，「你也不早說！」

兩人都忘了這檔子事，連忙就朝魯氏鐵鋪門口去，「讓讓……讓一讓！」

田氏擠到最前面，果然就看見芮娘一個人無措的站在邊上，趕忙上前。

芮娘見到她總算鬆了口氣，「舅母。」

「是舅母的不是。」田氏看了眼那口鍋，然後一抬頭就與魯越對視了一眼。

田氏雖然也有些怕這個男人，但此刻見他冷冰冰的站在一邊，過來搭把手的意思都沒有，一時間臉色沉了沉，當下就拉著芮娘的手，「我們走。」

王氏好不容易擠進來，就見到田氏氣衝衝往外走，她拉了下沒拉住，而魯家那邊韋氏終於來了。

她顯然也剛剛趕過來，王氏忍不住問了句，「魯越你剛幹什麼呢！也不幫人家一把，不是來相看嗎？你不知道她是誰？」

男人一愣，隨即眉頭緊皺。

韋氏和王氏一見他這樣都愣了愣。

韋氏推了他一把，「二郎！你不是把這事兒忘了吧？」

魯越沒忘，而是壓根就沒聽進去。

王氏拍了拍大腿，有些頭疼，依著田氏那脾氣，這婚事怕是要黃了。

韋氏一時也不知道怎麼辦了，魯家雖然不滿芮娘孤女的身份，但老太太急著給二郎娶媳婦的心思卻是迫切的，她忙推了推魯越，「二郎，你追上去，給人家賠個

不是。」

可月牙鎮現在人擠人，哪裡還看得到芮娘和田氏的影子。

魯越就像個木頭，被韋氏說了幾句，乾脆將肩膀上的汗巾一扔，進屋去了，留王氏和韋氏兩個人大眼瞪小眼。

韋氏沒了昨天那樣的得意勁兒，賠著笑道：「嫂子，妳看這事兒？」

王氏歎口氣，「我去試試吧！」

王氏走後，韋氏掀開門簾走了進去，魯越在後院洗臉。

她歎氣，走到魯越跟前，語重心長。「二郎，不是嫂嫂說你，今早出門前不是都和你交代了嗎，你是咋想的？」

魯越用打濕的汗巾擦了把臉，「太忙，忘記了。」

韋氏有些無語。「那你剛才看見那女子沒，感覺如何？」

魯越沒有說話。

韋氏見他不答話，跺了跺腳，「你這樣我沒法和咱娘交代呀！」

魯越總算回憶了一下，就記得一抹藍，還有那雙無處安放的小手。「還行。」

韋氏一聽這話，眼睛一亮，「真的？」

可惜魯越惜字如金，再不肯多說了。

韋氏瞭解她這個悶葫蘆一樣的弟弟，能說「還行」兩字就說明這事兒有戲！畢竟上一個老太太問了一下午，二郎嘴裡就吐了三個字「娘做主」。

韋氏越想越覺得有戲，連忙就朝外走，「我回去和娘說去！你明日別來鐵鋪了，同我一起去杜家！」

田氏這邊拉著芮娘就朝甜水村走，半道上總算被王氏追上了。

她氣喘吁吁，「妳、妳們……走這麼快做什麼……」

田氏沒好氣的瞪她一眼，「不走快，還等著被魯家羞辱？」

王氏單手叉腰，一隻手不停的擺著，「不至於不至於，是誤會、誤會了。」

王氏總算順過氣來，看了眼站在一邊的芮娘，笑了笑，「芮娘，我和妳舅母說兩句話，鍋我拿著，妳先回？」

芮娘看了眼田氏，田氏不情願的點了點頭，於是芮娘乖乖的朝前走，王氏和田氏在原地站了一會兒。

「我說妳這麼大氣性做什麼，那魯越就是這麼個性子，妳剛走魯家的人就來了，那韋氏一個勁的賠不是，說自己早上忘記和魯越打招呼，魯越剛才根本不知道芮娘是誰！」

田氏聽了這話，狐疑的看了她一眼，「妳說真的？」

王氏道：「我騙妳做什麼！不信妳親口再去問問魯越，看他知不知道今天和芮娘相看。」

田氏哼了一聲，將信將疑。「就算是，那也說明魯家不誠心結親，這樣大的事都

能忘記，我看還是算了！」

王氏一聽這話急了，但她心裡一轉，也知道田氏的心思，「真的？妳真決定這事算了？那我可就去和魯家回話了？」

田氏瞪了她一眼。

王氏嘆噓一聲就笑了，「行了吧，我還不瞭解妳，這面子是重要，裡子不也重要嗎？芮娘的情況咱們可都心知肚明，這事我幫妳瞞著，妳可別半道賣我。」

說到這事，田氏的怒氣終於漸漸消散，「不過……這能行嗎？紙包不住火。」

王氏拍她，「妳不說就行！那韋氏剛才著人給我說了，今天這事兒是他們的不是，明天登門給你們道歉呢！」

田氏別過頭，「可別了，受不起。」

王氏這會兒笑開，「真不見啊？妳回頭也問問芮娘的意思，她今天不是見著人了嗎？要我看啊，妳這個舅母說什麼都沒用，萬一家芮娘喜歡呢！」

田氏懶得理她，乾脆轉身就走。

芮娘走在前面，身後舅母和王氏的話音也會順著風時不時的飄過來。

田氏很快追上她，「芮娘。」

「舅母。」

田氏道：「今天這事兒吧妳嬸兒也解釋清楚了，說是魯越不知道相看這事兒，妳怎麼看？」

芮娘先是低著頭走了一會兒，田氏又問了一遍後才抬起頭來，「我都行，舅母做主吧。」

田氏一愣，「都行算是怎麼回事？妳看見他了吧？」

「看見了。」芮娘想起那個男人。

她從沒有見過那麼強壯的人，站在她面前像一堵牆。

「感覺如何？」

芮娘紅了臉。

田氏笑了，「跟舅母還害臊什麼，有什麼直說就是了！魯越吧看著是有些嚇人，但踏實能吃苦。」

芮娘想到那會兒身後人的調戲，不管怎麼樣那個男人也算幫她解了圍，於是絞著帕子低著頭，慢悠悠的吐了兩個字，「還行。」

田氏就笑了。「妳說行就行！明兒個魯家人要上門，妳就別做飯了，舅母來……」

第三章 婚事起波瀾

這兩日魯老太太牙疼終於緩解了一些，正坐在炕上小口小口吃著暄軟的軟餅，就聽見韋氏喜孜孜的將今天的事兒給她說了。

「真的？」聽見自家兒子這麼說，魯老太太驚得差點兒把手中的餅一扔！

韋氏雙眼彎彎，連忙點頭。

魯老太太至今記得說前一房時自家強種的脾性，當即就要穿鞋下地。「愣著幹啥，從院子裡抓一隻母雞，也別明兒個了，我今天就去杜家見見那個宋芮娘。」

見老太太真的作勢要下地，韋氏愣住了。「娘，您說真的？」

「廢話！」魯老太太前兩日不出面是拿不准自己兒子的心意，眼瞧著這好不容易有個能看上眼的，她當然要去看一看。

魯老太太一邊穿鞋一邊朝外走，剛出院子門就和回來的魯越撞上了。

「娘。」魯越喊了一聲。

魯老太太眉開眼笑，「唉，回來了。」

魯越看了眼她的側臉，「您牙疼好了？」

魯老太太捂住側臉，方才因為太高興，連牙疼都忽視了，「別說這個，你提的這是啥？」

原來魯越手上提著一吊豬肉，一看就是新鮮剝下來的後腿肉，他面不改色道：「豬肉。」

魯老太太被一噎，「我能不能不知道這是肉？我是問你買肉乾啥！家裡前天不剛買了半扇豬嗎？」

提起這事兒老太太就覺得牙更疼了，自家這個強種看著強，耳根子其實是個軟的，也不知道被那殺豬的怎麼糊弄了，一下就買了半扇回來，可把老太太氣的！回頭去打聽才知道那殺豬的家裡老母病了，今年豬肉行情又不行，自家兒子善心大發就買了。

魯越不說話，魯老太太最氣他一言不發這個悶葫蘆性子，上前就戳了戳他的胳膊，誰知道魯越一身腱子肉硬的要命，沒戳疼他，倒是把自己的手給戳疼了。

魯越總算是開了口，「給她，賠禮。」

四個字讓魯老太太愣在原地，給誰？

韋氏這會兒從裡屋也走了出來，看見那吊豬肉，扯了扯唇角，「二郎的意思是今天把宋家那丫頭得罪了，給人家賠禮？」

魯越嗯了一聲。

魯老太太一聽這話，剛才的氣瞬間煙消雲散，「真的，你這是給那個宋芮娘的？你這麼喜歡她？她長得這麼美？」

在魯老太太看來，讓自己兒子這麼反常的原因只有一個，那就是那個宋芮娘是天仙下凡，否則這個悶葫蘆怎麼會一反常態？

魯越懶得解釋，將那肉拿到廚房吊了起來。

他原本是沒想買的，但他想起今天在芮娘身後那個男人的調笑，無論如何是他把這事兒沒放在心上，下了人家的面子，做錯了事就要賠禮，這是魯越的認知。

至於美不美……他沒看清楚。

而在魯老太太心裡已經腦補出了一場大戲，咧著嘴直笑，笑著笑著又扯到了痛處，忙捂住臉，嘶了一聲。

今天自然是沒去成杜家的，魯老太太也沒殺雞，自家兒子都買了肉，這母雞就沒必要了。

不過韋氏一下午的臉色都不太好看，一直到夜幕降臨，大房這邊關上了門，魯大郎才看出她情緒不對。

「妳咋了這是，不是說今天給二郎相看挺順利嗎？」

韋氏瞪他，「順利啥啊，二郎都沒記得這事！」

魯大郎愣了，「那娘咋這麼高興？」

韋氏懶得和他解釋，看見坐在炕邊洗腳的男人氣不打一處來，「你昨晚沒回來死哪去了？」

魯大郎道：「不是和妳說了，布莊那邊有批新貨到，我走不開，在庫房嘛！」

韋氏氣得去擰他，「昨天是同房的日子……你、你就讓我一個人等，就你這樣，我怎麼懷孩子？」

魯大郎明白了，「娘又說妳了？」

韋氏臉色古怪了一瞬，「沒有。」

「那妳這是怎麼了？」

韋氏也說不上來，就是聽見老太太要給杜家殺雞這事兒之後就不痛快，她乾脆狠狠的擰了一把丈夫的胳膊，「我先前去看的郎中都說了，我就要是多補一補，就院裡那群雞崽，你娘護得和什麼似的，我說要殺一隻補身子也不肯，今天二郎的婚事八字還沒一撇，你娘就要給她送一隻去了！」

魯大郎啞然失笑。「妳就為了這點兒小事不開心？至於嗎，妳相公我一年賺的錢還不夠妳燉雞湯？」

韋氏冷笑，「是夠，但你賺的錢大部分都進你娘口袋裡了，你還好意思說！」

魯家沒分家，魯老太太現在還是管家，魯大郎不在意這些，只是累了一天急著摟媳婦，嘴上哈哈兩句就去抱韋氏，韋氏一開始不情願，後來被魯大郎哄著要孩子，半推半就，兩人就吹了燈……

次日，田氏一大早就精心準備，她心裡清楚，今天登門其實也就是相當於把事情確定下來，昨天魯越肯定鬆口了，否則韋氏也不可能真的登門。

真的要和魯家做親家，田氏心裡還是美滋滋的。

自己收拾完就去了芮娘的房間，說來說去還是芮娘生得美，要不那魯越怎麼在不知道相看的情況下就看對眼了？

田氏越想越高興，這一高興就大方了起來，非要把那天芮娘不要的銀簪子拿過去，還親自替她戴上。

芮娘還想拒絕，被田氏按住，「今天是妳的好日子，不許拒絕！」

芮娘見舅母高興，只好作罷。

早飯沒多久，魯家就來人了。

而今天韋氏沒來，直接是魯老太太登的門。

魯老太太親自來了，那就說明十分有戲，田氏張羅著人進來，朝裡屋喊了聲杜功章。

魯老太太臉上笑著，一進來一雙眼就沒停下來過打量，杜家家底自然是比不過魯家，不過這院子裡外是乾淨又整潔，再一看面前的田氏，這收拾得整整齊齊的，哪像幹活的樣子？

田氏被她這樣的眼神看得有些不舒服，皺了皺眉。

魯老太太就別開了眼，笑道：「這院子不錯，一看就是勤快的人家！」

田氏被她誇了一句，不舒服也就暫時沒了，「您快進來坐，芮娘呀，出來倒茶。」

芮娘從屋裡出現的時候，魯老太太眼神也亮了亮。

「您用茶。」

魯老太太笑得和善，「好。」手上接過茶杯，眼睛卻還是盯著芮娘。

她今天就是給兒子來相看的，可不得看得仔細些。

芮娘方才正在灶火前燒水，這白生生的小臉被爐火一烤，正是白裡透粉，再一細看，臉上沒有一顆麻子和斑點，這樣貌還真是沒得挑。

芮娘也不習慣這樣的眼神，放下茶水後就轉身進了廚房，這不轉身也就罷了，一轉身，魯老太太眼神更是肆無忌憚，細細的腰身被腰帶顯了出來，走路時那臀豐滿如月，魯老太太差點兒就沒當場拍大腿說聲好，只是礙著面子咳嗽了一聲，才收回了視線。

她這點兒眼神可沒瞞過田氏，雖然不高興，但想到王氏那天說的那三個要求，罷了，多看幾眼就多看幾眼，反正這老太太是個女的，又不是男人。

說到男人，田氏才發現魯越竟然沒來。

「您家二郎呢？」田氏問。

魯老太太回過神來，扯著嗓子朝後喊了聲，「還不進來在做什麼！」

田氏睜大了眼朝外看，魯越竟然一直站在院子外頭，因為被籬笆擋住了就沒看見。高大的男人竟然有些彆扭，面無表情，手上還提著一吊肉。

魯老太太笑道：「我家這個悶葫蘆就這樣，昨日他回去之後說是對不起芮娘，特意帶了塊肉來賠禮。」

魯越看了眼自己老娘，對不起這三字他沒說過。

田氏驚訝極了，「喲，這多見外呀，你快坐快坐。」

田氏招呼著魯越坐下，杜功章此時也露了面，與這個未來的外甥女婿面對面坐下了。

田氏將那肉拿到廚房，給芮娘說了這事。

芮娘也沒想到，看了眼那肉，整整一條，尋常百姓家過年可能才有這麼多，她抿了抿唇。

田氏用胳膊戳她，「一會兒端菜的時候妳別瞧他，昨兒個他沒瞧妳，今天妳也別看他。」

芮娘不解，「為何？」

田氏掐她，「別管為啥，聽舅母的就是，這男人啊就只喜歡不把他們放在眼裡的女人。況且妳一個黃花閨女，今天魯家上門妳露一面就不錯了，可不能讓他們看多了去！」

芮娘聽不大懂，只好點了點頭。

田氏張羅讓魯老太太留飯，老太太也沒拒絕，兒媳婦做飯手藝過不過關也是要考察清楚的。

中午這頓飯田氏就直接讓芮娘把那塊肉做了。

紅燒燉肉，芮娘還算拿手。

肥瘦相間的肉清洗乾淨焯水後切成方塊兒，用香料小火爆香，煸至微微焦黃後盛出，鍋中用黃糖炒出糖色，重新倒入肉塊，均勻裹上糖色，最後加水加料燉煮。

沒多久，這燉肉的香味就從廚房飄了出去。

魯老太太是個饑的，鼻尖微動就知道這丫頭手藝不得了。

而田氏更是驚得合不攏嘴，只因芮娘來杜家從來沒有做過這道菜，這也難怪，杜家光景不行，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沒肉也變不出這道菜來。

開飯的時候芮娘將紅燒肉端上了桌。

魯越守規矩，從來不會東張西望。但當那雙白生生的小手再一次出現在他面前的時候，他還是忍不住眼眸微動，抬了抬頭，這回看清了。

芮娘謹記舅母的囑咐，一直垂著眼沒看他。

杜功章此時察覺到了魯越的眼神，咳嗽了一聲。「芮娘，妳先進去，一會兒別出來了。」

芮娘應了一聲，乖巧進屋。

桌上三人心照不宣。

田氏笑著端了壺酒過來，「當家的，今天你陪魯越喝兩杯。」

杜功章沒拒絕，魯老太太用筷子夾了一塊兒肉放進嘴中，只一口，心中就對芮娘滿意了，這滋味，自家那個大兒媳是絕對做不出來的。

魯老太太苦了一輩子，才享福幾年，哪裡吃的狗肉，當下就連夾了好幾塊塞進嘴裡。

魯越放下了酒杯看了一眼她。「娘，仔細牙疼。」

魯老太太差點噴了出來，狠狠的剜了自己兒子一眼。

老太太瞪他，魯越卻直接無視了那眼神，轉過頭去。

而芮娘當真進屋後就沒出來了，畢竟是姑娘家，不出來也是合情合理，魯老太太沒說什麼，留了飯又坐了會兒就起身和魯越走了。

剛出杜家院子，魯老太太就忍不住掐了一把魯越。

「娘？」

魯老太太，「怎麼樣？可心不？」

魯越不說話，老太太也不急，像是早就習慣。「指望你能說出來幾個字，那太陽都要從西邊升起來了！不過我剛可是看見了，這姑娘模樣不錯，身段也好，下廚的手藝尤其不錯，我覺得還成！」

魯越道：「您覺得成就成。」

魯老太太皺眉，「就是有點兒奇怪，這麼好的閨女，這都十六了咋就不說親呢？」

魯越又不說話了。

「你說說，該不會有什麼毛病吧？」

魯越有些無語，「我不知道。」

魯老太太看見自己這個兒子歎了口氣，「我就白問你！」

魯家這邊走後，杜家也在商量。

田氏拉過杜功章就道：「怎麼樣？我看魯越還成，人也挺老實的。」

杜功章沒說話，反而看了眼在廚房忙活的芮娘。「魯越前兩房媳婦都沒成，妳知道京都都在傳什麼？」

田氏愣了愣，隨即不情不願的道：「說他凶得很，打媳婦兒嘛。」

「妳既然知道還給芮娘說這門親？」

田氏臉色垮下來了，「你覺得我在害芮娘？那你早說嘛！那何必讓魯家人登門？」

杜功章道：「我不是這個意思。我意思是要多方的打聽一下，包括那個老太太，妳覺得她是什麼省油的燈嗎？」

田氏不說話了，半晌才嘟囔兩句，「那婆婆不都那樣嘛，媳婦熬成婆，好日子就來了，你實在不放心就自己打聽去……我不去。」說完就起身離開。

杜功章歎了口氣，將桌子上剩的半壺酒喝完了。

田氏走後去了芮娘房裡。

這一次，田氏和芮娘嘰嘰咕咕到了半夜，還將自己兩套嶄新的衣裳給芮娘送了過去，芮娘依然不肯要。

田氏無奈道：「過兩天魯家正式上門提親，彩禮到了妳再還，行吧？」

芮娘這才想起有彩禮這回事，低下頭，小聲應了。

次日，杜家和魯家這邊都開始私下打探了。

杜家這邊自然是杜功章出面去街坊打聽，而魯老太太則繞過了王氏，拖了另一個媒婆探聽。

兩家各有各的心思，倒是當事人像是不怎麼關心這事，魯越自然忙著鐵鋪的事情，而芮娘這邊也是按部就班的洗衣做飯收拾家務。

田氏今天又跑去王氏那邊打探魯家的家底了。

院子裡只有芮娘一個人，田氏出門前忘了餵雞鴨，院子裡的雞圈鴨圈現在嗷嗷一片，芮娘有些手忙腳亂。

包穀米和白菜碎葉子撒在雞圈裡，那些餓瘋了的雞一窩蜂的上來搶，芮娘一邊撒一邊笑道：「慢點呀，又不會餓著你們。」

那些雞是聽不懂她的話，芮娘一個人自說自話，也沒個人應她。

餵完了雞，芮娘在自家院子門檻前坐著發呆，她倒現在還記得那無數個黃昏日落，山裡的日子不好過。

那個男人是喝酒把自己喝死的。芮娘從沒見過這樣的場面，當晚就在屋子的角落裡瑟瑟發抖了一個晚上，要不是第二天隔壁村的大娘來找人意外發現這事，她連自己怎麼死的都不知道。

大娘喊了兩三個人將那個男人埋了。

好在那男人死之前還留了點家底，糧食臘肉能撐大半年，那位好心的大娘也會給她送來糧食，還將看門的大狗也借給了芮娘，她就一個人在山裡生活了下來。她每天都這麼盼啊等啊，日落日出，終於讓她等到了親人。

舅舅舅母就是她的救世主，芮娘很明白這一點，所以現在舅母要她嫁的人，她は一定要嫁的。

思緒回籠，芮娘看了眼水池子旁邊的盆子，起身整理了一下圍裙，過去繼續洗衣裳。

「妳說什麼！」魯老太太聽了對面人的話，拍案而起。

韋氏也愣在一邊。

今兒個一早，魯老太太花了二十個銅板和京都最靈通的媒婆張桂花那買了消息，一手交錢一手交信，對方把芮娘曾經被人牙子賣到山裡的事情給魯老太太說了，老太太驚得一下子跳起半尺高。

張桂花也有些尷尬，「喲，妳不知道呀？我還當那個王氏說親之前都和妳交代了，嘖，她怎麼敢呀，也不去打聽打聽妳是多精明的人，還想瞞著？」

魯老太太那個氣啊。

韋氏回過神來，也立馬拍了拍桌子，「好個王氏！我去找她評理去！」

魯老太太在炕桌前氣得胸口起伏，氣得不要不要的，可氣完了又開始哭天喊地，

「我的二郎啊……你的命怎麼這麼苦……」

張桂花趕緊安慰，只是嘴上安慰，眼睛卻一直瞄著那炕桌上的二十個銅板。

「我的二郎喲……」魯老太太捂著胸口喊個不停。

這也難怪，魯越在婚事上一直不順，這好不容易第三個合了老太太的眼，沒想到又出了這麼個么蛾子。

張桂花猶豫了一下，道：「不過，宋芮娘進山之後第二天那個男人就死了，說是喝死的……這萬一人家還是個姑娘家呢？」

那張桂花話還沒說完就被魯老太太掃過去兩個眼刀，「妳天不天真？那被人牙子賣進山裡的還能是清白人？就算那個男人死了，她一個人在山裡住了大半年，誰知道發生了什麼？不行，這事兒堅決不行！」

張桂花忙附和，「是，嫂子考慮得對。那……消息我送到了，我家中還有事……」

她一邊說一邊將手伸向桌子上的銅板，眼瞅著就要摸到了，魯老太太一拍掌，將銅錢壓在了手心。

「好嫂子，妳這是……」

魯老太太不甘心，「說來說去，都要怪妳說的第一房出了岔子，我現在想想都覺得憋屈的很，不行，根源在妳這，妳得想法子再給我家二郎介紹。」

張桂花一聽臉上就犯了難，「哎喲我的好嫂子，那事兒不都過去兩年了嘛，妳這……」

原來魯越的第一房媳婦兒就是這張桂花說的，誰知道剛嫁過來還沒入洞房，竟然

就和情郎私奔了，魯老太太在榻上氣得躺了三天。

張桂花見老太太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模樣，知道她的脾性，只好軟了聲兒道：「好嫂子，之前那事是我不對，我也愧疚著呢，妳放心，我肯定給妳好好相看，絕對比那個王氏靠譜！」

提到王氏，魯老太太又開始咬牙切齒了，說到底還是王氏更可恨。

張桂花瞅準時機立馬將那二十個銅板收入囊中。「那我走了啊嫂子，等我有信兒就立馬登門！」

張桂花走了，魯老太太還在屋裡捶胸頓足。

而韋氏當真立馬跑到王氏家裡指著人劈頭蓋臉的罵了一頓。

那會兒田氏前腳剛走，王氏聽懂了韋氏那話裡的意思，當場臉色一變，追了出去，也不是去追韋氏，而是跑去了甜水村。

半道上田氏被她追上，聽說後當即也臉色大變。「他們怎麼知道的？他們從哪打聽的？」

王氏道：「我還想問妳呢！妳不是說芮娘回來的時候是半夜，你們也一直對外說是從老家接來的嗎？」

田氏道：「對啊！鄰居們都不知道，她們怎麼會知道？」

王氏思忖半晌，「我覺得這事兒不對，我懷疑是有人專程在搞事。妳不知道，這京都有一個媒婆姓張，老看我不順眼，怨我搶了她不少生意，我覺得這事肯定是她專程去打探，然後給魯家透的信。」

「那怎麼辦啊！」田氏有些急了。

「妳別慌，先回去等我消息，這事兒說白了就是個男女之間的事，要是魯越真的和妳家芮娘看對了眼，那魯老太太也沒法子！」

田氏道：「看什麼對眼啊，昨天他們登門，我們家老杜就沒讓芮娘出來，他的性子妳又不是不知道，讀書人保守得要命。」

王氏猛地抓住田氏胳膊，「我就問妳一句話，妳願不願意賭一把？」

「賭……怎麼賭，賭什麼？」

「我的姑奶奶！妳以為這事真就是魯家這門親事的問題？我告訴妳吧，姓張那婆子心可黑著，和魯家結親不成，妳信不信不出三日，芮娘被賣給鰥夫的事情就會傳遍整個京都，到時候妳家芮娘沒了臉，這日子該怎麼過！」

田氏一聽這話，臉色一下就白了。

王氏道：「所以說妳先回去好好想一想，等我的消息！」

田氏連忙點頭。

王氏說完就跑了，一邊跑還一邊朝田裡啐了一口，嘴上也不知道是在罵誰。